

BAJIN 徐开垒 著 ZHUAN

巴金传

续卷



艺出版社

K825.6
118

89421

上海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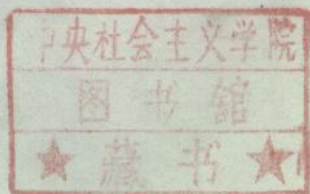
徐开垒著

巴金传

(续卷)



200234059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巴金传(续卷)

徐开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6 精 9 字数 254,000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平 1-2,500 册 精 1-3,500 册

ISBN7-5321-1151-2/I·869 定价: 11.20 元(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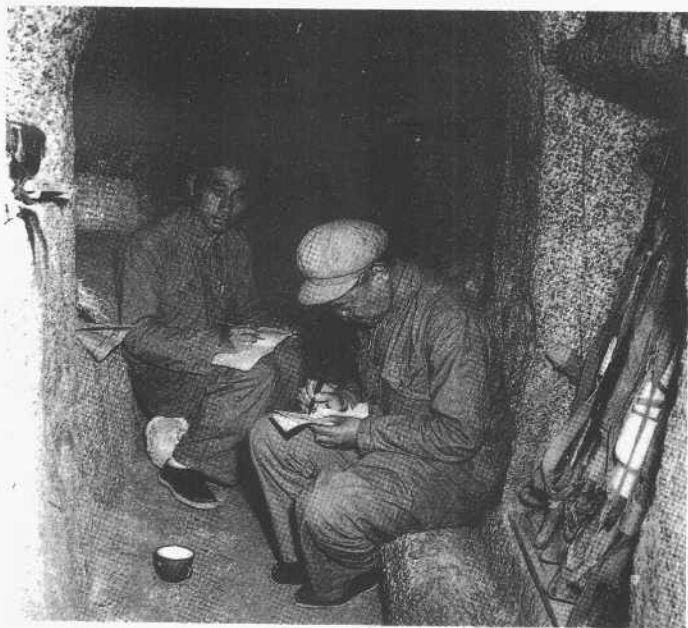
ISBN7-5321-1152-0/I·870 定价: 15.40 元(精)



1949年巴金、萧珊和女儿小林



巴金在写作



巴金在志愿军坑道中写作。左为黄谷柳



1964年巴金与小棠在山西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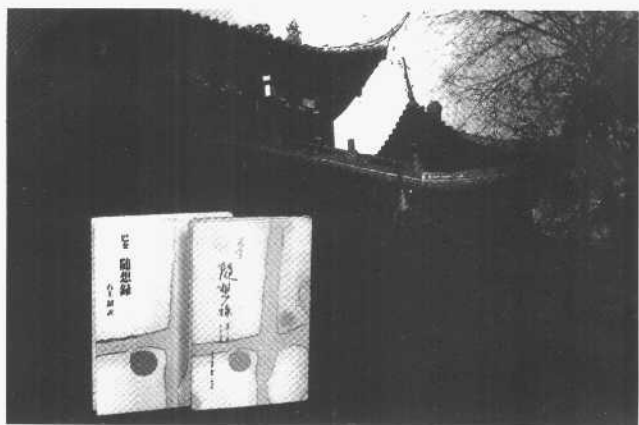
1956年10月巴金在上海虹口公园鲁迅迁墓仪式上讲话。右为宋庆龄、许广平



1979年4月巴金在法国尼斯赫尔岑墓前



1984·5·15·在东京
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上作报告



《随想录》封面



巴金、冰心、夏衍1985年3月26日于北京



巴金与孙女珣珣



1988年春节巴金与女婿祝鸿生、女儿李小林、外孙女端端、儿子李小棠、儿媳陈晓明、孙女珣珣。



1986年巴金与弟弟李济生、妹妹李琼如、李瑞珏



巴金与本书作者徐开垒

目 录

第一章 曙光来临	1
第一节 不平常的团聚	1
第二节 在人民的欢腾中	13
第三节 家庭与事业	20
第四节 为了和平的出访	27
第五节 在朝鲜战场	36
第六节 作家缘	47
第二章 忧乐岁月	60
第一节 迷惑不解的事情	60
第二节 迁居以后	73
第三节 说了一些心里话	80
第四节 整风座谈会上	90
第五节 惊弓之鸟	100
第三章 风雨过后	111
第一节 “赞歌”的悲歌	111
第二节 和靳以告别	117
第三节 过去了的“死城”	124
第四节 在杭州和成都	131
第五节 愉快的东京之行	141

20170/3207

第六节	友情难忘	152
第七节	心声、掌声和雷声	161
第四章	凄怆人间	171
第一节	再访东京	171
第二节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甘苦	183
第三节	不安定的心	193
第四节	在网里做的梦	201
第五节	“我们要坚持下去”	208
第六节	受难的灵魂	216
第七节	诀别	227
第五章	劫后重逢	236
第一节	患难见真情	236
第二节	乾坤扭转诉衷肠	250
第三节	醒来随想	263
第四节	友谊增强自信	274
第五节	总结与沉思	286
第六章	战士风霜	301
第一节	“希望在中青年作家身上”	301
第二节	时代的良心：《随想录》	312
第三节	孩子、爷爷和外公	325
第四节	奉献	335
第五节	荣誉不失赤子情	344
第六节	二十世纪的良心	357
后记：		368

第一章 曙光来临

第一节 不平常的团聚

日子很容易消逝。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起来，竟恍如隔世，似乎一切离我们都已经十分遥远了。

一九四九年初夏。在上海，路边的柳枝刚从嫩青转向新绿，杨梅和枇杷，却已经上市。随着解放上海的炮声停歇，市区嘈杂的叫卖声，又渐渐地响了起来。显然这个窒息了两天的都市，它的生命并不曾因为经过一场战乱而停止跳动。虽说暑期即将来临，气候却还是出人意料的凉爽，而天又晴空万里，像是在给大家兴奋的情绪添枝增叶，使人们的心境更加明朗。

那时我们都还非常年轻，好像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使用不完的劲，谁也不曾想到有一天大家也会衰老。不说别人，就连

当时已经写过几十部作品，早给千百万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岁。如果人生以百年计，无疑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龄。

这天晚上，他虽并不像往常那样通宵写稿，却为平时所少有的兴奋情绪，干扰了睡眠，特别是在《大公报》做编辑工作的刘北汜来了电话，告诉他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之后，他更无法入睡；他意识到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这是他与他的朋友们多年来所期待的，也是多年来所努力争取的日子，现在已在眼前了。他当然不会以为这就是他青年时代所向往的“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才智都得到发展”的那个理想社会到来了，但是他确实知道这几年来他与他的那些朋友们所亲近的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拥护的党，包括他自己曾经与他们谈过话的周恩来、毛泽东等人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就将来到全国各地，和全国人民生活在一起。不久前，他还与郭沫若、茅盾等人联名发表过宣言，要求民主，伸张正义，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过斗争，而现在国民党垮台了，他感到高兴，也感到欣慰。

他还怀念他的那些过去曾经在一起工作，一起谈笑，后来了解放区去了，至今一直没有音讯的作家朋友，他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比如黄源、夏衍、萧军、何其芳、刘白羽、曹葆华，还有一些他曾为他们编印过作品集子的青年朋友如屈曲夫、田涛等人，他们现在都过得好吗？今后也许又有机会见面了。他一向重视友谊，他曾经为自己有许多知心朋友而感到欣慰。眼前他虽有几个朋友远在海外，但他仍怀念他们；有些朋友曾想在解放前离开上海，他劝他们留了下来，他相信新的时代会使自己过得愉快，也会使他的这些朋友过得幸福。

五月的朝阳已经照到他的窗口。当他起了床，听见萧珊已经从菜场买了菜回来，正在楼下和邻居谈马路上所见所闻。原来炮火曾使上海两天停市，今天菜场才恢复正常供应。她一边谈话，一边烧早饭给四岁的小林吃。是的，巴金在这幢三层楼房子建立起小家庭，转眼已有三年几个月了。小林已经从怀抱的婴儿成长为能走能说的小女孩子；萧珊也已从一个青年学生型的上海姑娘，锻炼成为能烧饭做菜的主妇。而巴金则在这幢房子的三楼房间中，继在抗战时期完成过《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后，又在抗战胜利后写成了另一部不朽之作《寒夜》。这幢房子就是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的三层楼西式弄堂房子。（霞飞路在抗战胜利后曾被改称为林森中路，解放后改作淮海中路。霞飞坊也改称“淮海坊”。）每当黄昏时分，巴金经常在霞飞路上散步，有时还伴着萧珊到老大昌咖啡馆喝咖啡。

今天一早起来他就十分兴奋，既然解放军已进入市区，必须去看看这闻名已久的大军，顺便到文化生活出版社走走，惦记着那儿值班的同事们。这多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主持这个出版社的工作上。吃了午饭，他正准备出门，恰好住在附近的黄裳到霞飞坊来看他，他便邀他和自己一起去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一弄八号文化生活出版社。到了那边，听人说解放军正排着长队，从西郊开进市区，他和黄裳便从巨籁达路来到福照路（今金陵西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交界的地方，挤在浦东大楼四姊妹舞厅门前看热闹的人群里，看穿着黄色军服的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从西向东进军，估计去江西路福州路一带接管国民党市政府。来自农村的解放军一张张朴实的脸，感动了巴金。

从这一天开始，上海沉浸在更大的欢愉之中。上海人从来不曾看到过的腰鼓队开始在街头出现了，这些队伍来自工厂，来自学校，先是自发的，零星的，跳跃在南京路上，在静安寺路上，在爱多亚路上，在霞飞路上，……后来就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游行。红旗，口号，腰鼓，显示着上海人民群众空前未有过的欢腾。

三天以后的一个黄昏，忽然有个戴着眼镜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中年瘦个子来到霞飞坊五十九号，他径自跑到楼上巴金家中，用双手紧握住巴金的手不放。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巴金在一九三四年认识的在鲁迅身边工作过的黄源。当年他曾在鲁迅指导下编《译文》月刊，又在鲁迅鼓励下支持过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帮助他征稿，充实译文丛书内容。他和黎烈文、靳以等人也是朋友。巴金并没有忘记当年黄源和他的友谊，当时大家曾相互支持各人主编的刊物，抗战一开始又团结起来，把四个刊物合并，成为《呐喊》（后改《烽火》）。后来黄源回家乡看望父亲，去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十多年不通音讯，各人经历了一段不相同的生活，但心还在一起，友谊是长存的。现在，两人又突然见面了。黄源现在是军管会的文艺处负责人（后来成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两人相互注视了一下对方，啊，大家都没有大变，只在脸上显得比过去稍稍苍老了一点，原来都已从青年时代进入中年了！

黄源向巴金问起了黎烈文情况，巴金告诉他黎烈文是在抗战胜利时去台湾教书的。黄源又和巴金谈起他们共同的朋友陆蠡。他说，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突围出来，曾历尽艰险，在丹阳弄到一张证件，乘火车到上海，直奔巨籁达路文化

生活出版社来找过巴金，哪知巴金已写完《秋》重返内地，当时接待他的正是陆蠡。黄源在上海找到地下党组织后，陆蠡曾帮助他处理善后事宜，却不曾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面。接着，黄源把自己这几年在解放区的经历也约略地谈了一下，又告诉巴金一些有关在解放区工作的作家朋友近况，然后说军管会工作已经开始，上海的接管工作就要全面展开。巴金听了，非常兴奋，他意识到人民就要自己掌权了！

又过了几天，巴金正在家中继续翻译德国作家鲁多夫·洛克尔的短篇集《六人》，忽然接到周恩来从北平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北平去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显然将是一次不平常的团聚。当时全国政协尚在筹备之中、大陆尚未完全解放而文代会却将首先召开。会议的日期在七月初。离现在只有二十二三天了。各地作家正在积极准备启程，有的且已到达北平。巴金的许多朋友在上海临解放前已都先后去香港，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胡风、郑振铎、许广平、柯灵等人，他们将直接从香港去北平；和巴金一起从上海出发的，将有靳以、王辛笛、李健吾、唐弢、赵家璧、陈子展、赵景深等几位。巴金抓住尚未北上的几天时间，赶紧把《六人》的译作定了稿。

这时《解放日报》已在五月二十八日随着上海全市解放的喜讯，在上海人民面前出现。同时在一九四七年被迫停刊的《文汇报》，则在六月二十一日复刊，他们发表社论《今后的文汇报》说：“上海解放了，全国解放近在眼前了，我们的《文汇报》今天在上海复刊，让我们欢呼，向中国共产党欢呼，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欢呼！没有他们的领导，没有他们坚决的奋斗，哪有今天！……”在前一日，复旦大学也由军管会接管，全体师